

再論上古漢語[*KR->l-]与相關問題**

吳世峻*

◁ 목 차 ▷

I. 緒論	III. 与[KR-]对应的其他来母字
II. 与[kara](黑义)对应的来母同源字	1. “麗”
1. 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化石“黑水”对应于“kara”	2. “芦”
2. 念为[KR-](黑义)的来母同源词	IV. 結論

I. 緒論

有关上古来母复声母的构拟，学者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不管构拟音值的细节问题或音值类别的大概，都各有其说。如：在跟舌根音接触的来母字复声母的构拟问题上，学者间的意见不一致。比如：高本汉(1957)将来母字拟为[*gl->l-]。则：“各[kl->k-]：格[*kl->k-]：洛[gl->l-]”。竺家宁先生(1981)则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如“各[k->k-]：格[*kr->k-]：洛[gl->l-]”，“剑[*kl->k-]：脸[*gl->l-]”，“蓼[*l->l-]：胶[*kr->k-]：穆[*kl->k-]”。龚煌城先生(1995)则拟为：“各[*k->k-]：格[*kr->k-]：洛[*r->l-]”。如上所见，对同一个谐声现象(如，来母字和舌根音字谐声)可有不同解释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谐声不再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相反的，古韩语以及诸阿尔泰语系¹⁾语言的一些语料提供给我们宝贵证据。换句话说，这些材料显示跟舌根音谐声的来母字在上古可能带过[*KR-]²⁾类复声母，而不读为单

* 한서대학교 중국학과 부교수

** 본 논문은 2002년 8월 26, 27, 28일 中国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에서 개최된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 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에서 발표된 논문임. 本论文承蒙韩国大邱晓星女子大学朴恩用名誉教授的细心指导，特此致谢。

1) 根据 R.J.Ramstedt 的理论(见 李男德 1985:1-56), 阿尔泰语系语言包括三大语言群和韩国语, 则土耳其语群、蒙古语群、通古斯语群和韩国语。土耳其语群有 Chuvash, Yakut, Tuva-Khakas, Kypchak, Chaghatai, Turkmen 诸语; 蒙古语群有 Santa, Monguor, Dagur, Mogol, Oirat, Buriat, Mongol 诸语; 通古斯语群有 Manchu, Goldi, Olcha, Oroki, Udehe, Orochi, Nanai, Evenki, Lamut Solon 诸语。

2) [KR-]只代表其类型。表示任何舌根音和流音结合的复声母。

纯[*r->l-]。

笔者(2002)曾经以韩语的部分材料(主要是“洛”和[karak]的对应)探讨过这些问题,并得出一些结论。本论文可以说是它的续篇。撰写论文的方向和方法基本一致,只是范围更加扩大而已。

本论文只探讨复声母类型。所以主要的讨论范围是“跟舌根音接触的来母字是[*KR->l-],或是[*R->l-]”等问题。关于具体音值的构拟,则留后另文专谈。

II. 与[kara](黑義)對應的來母同源字

在讨论主题之前,有个问题值得事先讨论。因为这问题和本文的主题有关。

笔者(2002)曾经讨论过陕西省的“黑水”“柴水”“葫芦河(旁边有“黑水寺)”)和黑龙江省的“科洛河”等对应于“kara水”这一语言现象。因为在阿尔泰语系各民族语言里“黑”说作[kara]。比如,古韩语里“黑马”叫作“kara ma”,“kara”³⁾在土耳其语中有黑义(black, gloomy)。“黑胡椒”是“karabiber”,“黑眼睛人”是“karagöz”,“黑暗”是“karanlık”,“变成黑”是“karamak”(A. D. ALDERSON 1959:173-174)。另外,蒙古人“黑”说作“hara”,“黑马”讲成“hara boro”。日语中有“kuro-si(黑)”“kuro-ma(黑马)”“kuro-ki(黑木)”等相关词。

我们的主张是这样的:

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黑水”等地·水名正好对应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的“kara”(或“karak”),而有些来母字反过来又正对应于这个“kara”。这些例证有助于我们构拟 [*KR->l-](主要是跟舌根音接触的来母字和部分一般来母字)模式。

关于笔者的这个主张(2002),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其他佐证。其例如下:

1. 阿爾泰語系的語言化石“黑水”對應于“kara”

在中国地理上,有很多被命名为“黑水”“黑河”“黑山”等的水名·地名分布在中国各地。经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某种规律。我们觉得这些地·水名对应于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的“kara(具有黑义)”和“karak”,可以说这种地·水名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语言化石。下面先列一下各地所见的这种地·水名,如下(以水名为主):

① 黑龍江省:

3) 土耳其语的「kara」有两个来源,一个是「Land;mainland;shore」,另一个是「Black;gloomy」。

有黑龙江。滿州語將“黑龙江”稱為[kara muren]。另外“嫩江縣”附近離“黑龙江”約100公里處有“科洛河”。

② 吉林省：

吉林省西北部“洮南市”附近有“黑水鎮”。還有“長春市”南邊30公里處有座山，叫“大黑山”。

③ 遼寧省：

遼寧省西部“建昌縣”附近有“黑山”，離黑山往東70公里處有“葫蘆島市”。遼寧省的西北部離黑山約150公里處有個叫“黑水”的小鎮。另外，遼寧省的中部離黑山約200公里處有“黑山縣”。還有，遼東半島的北部湯河水庫下面還有個“黑山”。可見遼寧省全省都和“黑山”有一定關聯。

④ 河北省：

北京北邊“白草鎮”和“東萬口鎮”附近有“黑河”。

⑤ 內蒙古自治區：

黃河流域“呼和浩特市”附近有“黑河”

⑥ 陝西省：

陝西省有著名的“洛河”。洛河的中游“洛川”附近有一條支流叫“葫蘆河”。而這條“葫蘆河”的中游有“黑水寺”以及“黑山墩鎮”，可見“葫蘆河”古代稱為“黑水”。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洛河”“葫蘆河”“黑水”三者的對應關係。在“洛河”上游有座山叫“白于山”。而越過這座山就是“蘆河（‘橫山縣’一帶）”。我們認為這個“蘆”古代也讀過[*KR-]。詳細內容見於下一節討論。另外“武功縣”一帶有“渭河”的支流“柴水”。陝西省的西南部“漢中市”附近有“漢水”的支流“黑河”。

⑦ 甘肅省：

在甘肅省東南部“天水市”的北部有“葫蘆河（渭河的支流）”。而這條河深入“寧夏回族自治區”。這條河的東北支流上有“庄浪縣”，這個縣古代稱為“水洛城”。這條“葫蘆河”又有幾條支流。其中最南端的支流下面（“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附近）有個小鎮叫“黑水眼”。由此可見“葫蘆河”“水洛城”“黑水眼”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換句話說，“葫蘆”“洛”可能共同代表古代的[*KR-]音。因為這些例子符合於阿爾泰語系語言的“kara（黑）”。另外，甘肅省的東部“靈台縣”和“涇川縣”的中間又有“涇河”的支流“黑河”。這條河先流入陝西省的“涇河”再與“渭河”合流。

另外，甘肅省的中北部內蒙古“騰格里沙漠”的南端“中衛縣”附近有黃河的“黑山峽”。往南離它約40公里處“景泰縣”附近有“芦陽鎮”。“芦陽鎮”北部3-40公里處有個“黑山煤礦鎮”。

甘肃省中部“张掖市”一带有“黑河”。这条“黑河”的中游“高台县”的南边有“黑山”，“高台县”的北边有“黎山”，“高台县”的西北部20公里处有“黑泉镇”，还有这一带被定为“黑河流域自然保护区”。

⑧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有贯通全省的长达约230公里长的“清水河”。这条河古代称为“胡卢河”，也称为“蔚茹”。《中文大辞典》⁴⁾记载：“蔚茹，水名。古曰高平水，亦名胡盧河，今曰清水河。源自甘肃省固原县北，至宁夏省中卫县入黄河。……[元和志]蔚茹水在萧关县西，一名胡卢河，唐牛僧儒曰，吐蕃若养马蔚茹川，上平凉，万骑辇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另外，在“清水河”上游离“固原县”往北约40公里处有“黑城镇”“黑堡沟镇”。可见“胡卢河(清水河)”“黑城镇”“黑堡沟镇”互相对应。

总之，从地理上看，甘肃省东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陕西省西北部的整个黄土高原地区都与“kara河(或 KR-河)”密切联系着。第一，甘肃·宁夏·陕西三省的“葫芦河”“胡卢河”“葫芦河”同样和“黑水”“黑城镇”“洛”等有密切关系。第二，甘肃省的“葫芦河”跟宁夏的“胡卢河”拥有同一个发源地(六盘山北部)，相距只有1-20公里。甘肃省的“葫芦河”跟“灵台”附近的“黑河”又相距只有20公里。这两条河也拥有同一个发源地(六盘山南部)。而且甘肃“灵台”的“黑河”又与陕西省“麟游县”的“柴水河”相距只有4-50公里。“灵台”的“黑河”又与陕西的“洛河”“葫芦河”相距只有90-100公里。在陕西的北部，这“洛河”跟北部“芦河”拥有同一个发源地(白于山)。“洛河”跟“芦河”相距只有2-30公里。

⑨ 青海省：

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附近有“黑河”。离它120公里处有“哈拉湖”。离青海“黑河”90公里处就有“青海湖”，这个湖的南边有个“黑马河镇”。在蒙古语里“黑马”说成“kara马”。

青海省的东南部有“果洛藏族自治州”。这个州的东南部青海·甘肃·四川三省的交界有“果洛山”。这“果洛山”的东北部约120公里处四川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就有黄河的支流“黑河”。可见“果洛”和“黑河”又有相应之处。

另外，青海省的西南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有“葫蘆湖”。我们觉得这里的“葫蘆”跟古代可能念为[*KR-]的“灑”有关联。这个“葫蘆湖”一带是整个长江的发源地。也可以说是“通天河(长江上游称为通天河)”及“金沙江(灑江)(长江中游称为金沙江)”的发源地。而这“金沙江”的别称“灑江”的“灑”古代可能念为[*KR-]。详细内容可参考下一节内容。

⑩ 四川省：

4) 见《中文大辞典》第8册，第8页。

四川省北部和甘肅省交界有黃河的支流“黑河”。另外離它約3-40公里處“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有一條長江的支流“黑水河”。附近有“黑水縣”，也稱為“芦花”。在四川省和雲南省的交界處，四川省“巧家縣”附近金沙江（瀘江）的支流有“黑水河”。這“黑水河”跟“金沙江”匯合處有個“葫芦口鎮”。值得注意的是“黑水”跟“葫蘆”的對比。

① 雲南省：

雲南省南部“瀾滄江”支流有“小黑江（右邊支流）”和“黑河（左邊支流）”。而這“黑河（左邊支流）”的上游有座“大黑山”。“小黑江”的中游有個“蘆山鎮”。我們認為“蘆”也古代念過[*KR-]，可以跟[kara]（黑義）比較。另外，雲南省的東北部“彝良縣”附近有長江支流“洛澤河”。它的上游有“黑土河鎮”，可以跟它比較。因為“洛”古讀為“karak”，“黑土河鎮”又和“kara（黑義）”有關，所以，他們一定存在着某種必然的聯繫。

雲南省境內曾經有過“葫蘆國”。雖然有一點疑問，但筆者認為這個“葫蘆國”可能對應於流入雲南省北部“賓川”“麗江”一帶的“金沙江（瀘江）”。《中文大辭典》⁵⁾記載：“葫蘆國，[唐菴日記]景東之北，東有江洪國，當卽十三版納土司地，西有胡蘆國，當卽卡瓦葫蘆也。”“景東”就是現在的“楚雄縣”⁶⁾。這個記載若為是，所謂“葫蘆國”就在“賓川縣”“麗江縣”一帶，可以與“瀘江（金沙江）”對應。但這又和《民族詞典》⁷⁾有所出入。它記載：“葫蘆國，指今雲南滄源班洪·班老·永邦·班況等地區。”關於此地，有待商榷。

② 廣西壯族自治區：

在廣西西南部和越南交界處“崇左縣”附近有“黑水河”。這條河的上游有兩個小鎮“果老鎮”“果樂鎮”，似乎反映“黑水”的古讀[*KR-]。另外往“南寧市”方向70公里處有“渠黎鎮”，與它對比。還有，廣西的中部有條河叫“黔江”。“黔”本有黑義。還有黔江上游“柳州”一帶有“洛清江”，附近有“洛東”“洛西”“洛滿”“洛崖”“洛埠”“雜容”等小鎮。根據我們的研究（2002），陝西的“洛河”對應於阿爾泰語系語言中的“karak”。我們覺得“柳州”一帶古代很可能稱為“karak”，“洛清河”稱為“karak江”。這些名稱又對應於“kara江（黔江）”，因為“黔”具有黑義，古代可能念為“kara”。這麼一來幾乎整個廣西壯族自治區都跟“kara”以及阿爾泰語系語言有關聯。

首先我們有兩個疑問。第一，在中國地理上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黑水”，難道它們都與煤礦有關？第二，為什麼“黑水”又不見於中國東部平原地區傳統的漢族居住地呢？比如，除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以外，河南省·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海南省等地都找不到“黑

5) 見《中文大辭典》第7冊，第1663頁。

6) 見《中文大辭典》第4冊，第1364頁。

7) 見《民族詞典》第1045頁。

水”。相反的，它们只出现于中国边疆的高原地区和山区。

我们认为从“黑水”的分布和它所表现的现象来看，它跟阿尔泰语系的“kara(黑义)”和它们的民族词“karak”有密切关联。以下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黑水”这一水名的分布来看，它主要出现于古代阿尔泰系民族居住地。比如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至于“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必要重新考证这些地区的历史，人口的迁移以及民族来源。部分资料显示这些地区的地·水名跟北方民族有某种关联。虽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但也不能因此否定所有可能性。或许它们的远古祖先的一派来自北方阿尔泰民族。

第二，在诸阿尔泰语系语言里“黑”说成[kara]。而上面资料显示，“黑水”则对应于[kara] (或[KR-])。值得注意的是：“葫芦”跟“黑水”二词同时出现于辽宁·陕西·甘肃·青海·四川等五个省地，又互相对应。从如下七个省地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确定“黑水”的“黑”在古代很可能念过[*KR-] (或[karak])。

① 第①项：黑龙江和“科洛河”对应。

② 第③项：辽宁省的“黑山”“黑水”对应于“葫芦岛市”。我们认为“葫芦”代表[KR-]声母。

③ 第⑥⑦项：陕西·甘肃二省都有“葫芦河”，而这条河跟“洛”“黑水”“黑河”“芦河”对应。

④ 第⑧项：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胡卢河(清水河)”跟“黑城镇”“黑堡沟镇”互相对应。

⑤ 第⑨项：青海省的“黑河”“哈拉湖”“黑马河镇(蒙古语:黑马-kara马)”“葫芦湖”互相对应。“果洛”对应于“黑河”。

⑥ 第⑩项：四川省的“黑水河”对应于“葫芦口镇”。

⑦ 第⑫项：广西的“黑水河”对应于附近的“果老镇”“果乐镇”。

第三，在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广西壮族自治区诸省里，分布着很多“黑河”以及跟它有关的相关词。如上所述的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第⑥⑦⑧项为例，甘肃省的东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以及陕西省西北部的整个黄土高原地区都与“kara (或 KR-)”密切联系着。我们知道宁夏·陕西·甘肃三省生产丰富的煤炭。但我们认为每一条“黑河”“葫芦河”“洛河”不一定都能和特定的煤矿(山)对应得上。我们无法想象包括了甘肃·宁夏·陕西三省的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的诸多河水都呈现黑色。如果要主张每一条“黑河”一定跟“黑色”有关，那就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了：此处属于黄土高原地区，为什么河水不是黄色，而是黑色？而且该如何解释青海·广西等省的同一现象？相反的，难道在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海南

諸省里都沒有“煤礦”黑山以及水色黑的河水？

根據初步調查，有些地方的“黑河”實際上名實相符。比如，雲南·寧夏·陝西諸省出產豐富煤炭，可以存在命名為黑河的河水。而且上面第⑨項青海省東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一帶的“黑河”也符合於實際。因為附近有煤礦。但“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四川省”的煤炭資源並不豐富，而卻出現頗多的“黑河”以及相關詞匯。相反的，安徽·山東·河南·貴州諸省都有豐富的煤炭資源，但那里卻沒有出現“黑河”名的河水。由以上理由，我們主張：有的“黑河”確實跟黑色水對應，但也有跟黑色水無關的“黑河”。我們認為後者可能跟阿爾泰民族的民族詞[karak]有關。

不管這些“黑河”是否跟黑色有關，“黑河”實際上對應的是“kara(或[KR-])”。因為，如上所述，“黑河”時常跟“葫蘆河”同時出現，互相對應。“葫蘆”所代表的無疑是[kara](或[KR-])。如果“黑河”跟黑色水對應，那就更好解釋它對應“kara”的現象。因為在阿爾泰語系諸語言里“黑”說成“kara”。總之，“黑河”“洛河”“葫蘆河”等所代表的是阿爾泰語系詞“kara河”。

我們認為，這個“kara 河(黑河)”可能有两个得名之由來。

第一，來自阿爾泰系諸民族的共同民族詞“karak”。根據我們的研究(2002)，“karak”有如下的意義：

“karak(或kara)”是阿爾泰系諸民族的共同詞匯。其本義是“城”或“城峯”，後來其含義不斷地擴大，變成“部落”“民族”“同一文化集團”“生活共同體”，甚至擴大為“國家”。對阿爾泰系民族而言，“karak”是一種民族詞，他們喜歡把自己人稱為“karak人”，把自己的國家稱為“karak國”。所以通時·共時兩方面，只要與阿爾泰系民族有關，我們從中就不難可以發現都與“karak”詞有關聯的痕跡。原來被文字記下來之前就有過阿爾泰系諸民族的“karak”一詞。而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就用不同方法被漢字記下來，所以難免有很多同源異型詞。如，“加耶”“加羅”“駕洛”“伽耶”“加耶”“加羅”“伽羅”“加良”以及“果洛”“洛”“溝瀆”“句麗”“麗”“忽”等詞實際上所代表均為“karak”詞。

如上所述，阿爾泰系諸民族喜歡自稱為“karak國的karak人”，所以有可能將自己疆土里的河水也跟著成為“karak 江”。但是，因為“karak”和“kara(黑義)”容易相混，所以後來取了意譯字“黑”稱為“黑河”。如上所述，在土耳其語里，“kara”一詞本來就有“Land:mainland”和“Black;gloomy”的两个來源。如果得名之由來果真如此，那我們的“黑河”跟“黑義”全然無關。

第二，來自阿爾泰語系詞“kara河(河水的顏色為黑)”。因為本來在阿爾泰系語言里“黑”說成“kara”。我們認為，至少有如下几个地方的例子跟“黑色”真的有關。比如，除了上面第⑨項青海省東北部的“黑河”以外，甘肅省東北部“中衛縣”附近有黃河的“黑山峽”。因為

“黑山峽”附近有“黑山煤矿鎮”。另外，甘肅省中部“張掖市”一帶的“黑河”也有可能跟“黑色水”有關。因為“高台縣”的南北邊各有“黑山”及“黎山”。

2. 念為〔KR-〕(黑義)的來母同源詞

經過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有部分來母字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kara〕有密切對應。而且這些字都與“黑義”有關。這些字我們可以將它們系聯成同源字。以下是有關這方面的討論。

在很長的历史上，漢語不斷的擴大勢力，吸取了大量的阿爾泰語系語言的詞匯。劉鈞杰(1999:11)曾經將“驪”“驪”“黎”“駑”“麤”“鯨”“鯨”“鯨”等字看成同源詞。我們認為他的看法是對的。但這個同源詞群還可以擴大。比如“犁”“黎”等字與“盧聲”系的一些字也可以加進去。關於它們的具體聲母擬音，可以將它們擬成〔KR-〕類。如上所述，同源字和跟它們屬於同一聲系的若干字都與復聲母〔KR-〕有關聯。比如，“麗聲”系的“驪”“驪”“驪”“麗”“麤”等字與“利聲”系的“黎”“駑”“犁”“鯨”“驪”“黎”，“盧聲”系的“瀘”“瀘”“瀘”，“離聲”系的“離”等字。值得注意的是這“麗聲”“利聲”“盧聲”系字在漢語內部往往互相交替，且跟阿爾泰語系語言中的〔KR-〕或〔kara〕有密切來往。

① 麗聲：

我們認為“麗聲”系的“驪·驪·驪·驪”等字都是具有“黑義”的念為〔*KR-〕的同源字。“麗”雖然不跟它們同源，但也讀過〔*KR-〕。以下是有關這方面的討論。

(A)“驪”對應於〔kara〕

筆者認為“驪”在上古很可能念過〔*KR-〕。《說文》云：“驪，馬身黑色。”馬的原產地本是北方草原，所以蒙古語里有很多有關馬的語匯。我想“驪”也是在古代從北方阿爾泰語系語言借來的詞匯。這個“驪”就對應於各阿爾泰語言的〔kara〕。比如屬於阿爾泰語系語言的古韓語⁸⁾里“黑馬(驪)”叫〔karama〕，蒙古語說〔gara>hara〕或〔hara boro〕，日語說〔kuro-koma〕或〔kuro-ma〕。

另外，在古代“驪”跟陝西的“洛(洛河)”有密切關係。先看“洛”的上古聲母如何：

筆者(2002)曾經談過周代的“洛”(陝西的洛河)本身與阿爾泰語系語言的〔karak〕有對應。

8) 李基文(1968:28)以及大部分學者認為韓國語是屬於阿爾泰語系的語言。

首先，在韩半岛的古代国家“karak国(驾洛国)”与韩国“洛东江”有关联。从“洛东江”的水名来看，这条河就在“洛(即karak国)”地的东边。而且，如上所述，“洛河”“柒水”正和“葫芦河(旁边有“黑水寺”)”对应，可见这“洛河”在古代根本称为“karak水(或kara水)”。至于“洛河”“葫芦河”，是“karak”的音译；称为“黑水”或“柒水”，是它的意译。由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洛”古代念过带[KR-]的复声母。

换言之，离“洛河”不远的地方(陕西)周代有过叫“驪戎”的戎狄人以及“驪山”。“洛河”上游属于黄土高原，在上古时期这地方一直是北方民族的居住地。笔者想与“洛河”“柒水”“驪戎”有关的“驪”在上古肯定念过[*KR-]等。

(B)“鷩”对应于古韩语[kori](кори)⁹⁾

“黄鷩”，又名楚雀·仓庚·黄鸟·黄莺。这个“鷩”也跟黑义有关联。刘钧杰(1999:11)云：

《说文》：“鷩，**鷩**黄也。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黄。”段玉裁曰：“黎，黑兑。”朱骏声曰：“字亦作鷩作鷩”《尔雅·释鸟》：“鷩黄，楚雀。”注：“即仓庚也。”《文选·宋玉高唐赋》：“玉鷩鹖黄。”注引郭璞云：“其色鷩黑而黄，因名之。”

“黄鷩”现代韩语说[kø ko ri](피кори)¹⁰⁾，古韩语说[kot kori](콧кори)(南广祐 1960:115)。朝鲜(1527)《训蒙字会》云：“鷩， 콧кори ㅇ, 亦作鷩俗呼黄鷩黄鳥。鷩, 콧кори 레, 一名黄鷩鷩俗又呼黄鷩。”徐廷范(2001:117)认为古韩语[kot kori](콧кори)中的[kot(콧)]原来代表“土地”，后来引申为“黄”；[kori](кори)则代表“鸟”。由於现代韩语里有[tak t a kuri](딱따구리), [piəŋ ma kuri](병마구리), [mal tɔŋ kari](말뚝가리), [uæ kari](애가리)等的鸟类名称，所以他认为韩语里的[kuri][kari][kori]等词代表的是“鸟”。

笔者想这个古韩语的[kori](кори)正好与汉语的“鷩”对应。关于“콧кори(黄鷩)”，《训蒙字会》收“鷩”“鷩”两个同义字。这二字中，个人认为跟古韩语“kori(кори)”有关的是“鷩”，不是“鷩”。我们觉得汉语里的“鷩”等字很可能是外来词。因为关于“黄鷩”，除了“鷩”以外又有“鷩”“鷩”“鷩”等的不同写法。换句话说，原先在阿尔泰系语言里有过“kori(кори)”一词，在汉语中，因为是在不同的时期借过来这个词，结果出现几种不同写法。比如，《说

9) 根据许雄(1965:145,151)，现代韩语的音位 /l(ㄹ)/有[l][r][ɻ]三个变体。本文采取他的严式标音。

10) 韩语中的舌根喉头紧缩塞音「ㄹ, ㄹᄫᆞᆯ」等音用国际音标或可标为[kʰ][pʰ]等。本文采用许雄(1965:19)说，将它们标为[k'][p']等。

文》云：“**鵲**，**鵲**，**鵲**黃也。”《廣韻》云：“**鵲**，**鵲**黃。同‘**鵲**’**鵲**。”這種對應正好和“驪”對應[karak]的現象類似。

如果韓語的“kori(고리)”確實對應於“鵲”，那“kori(고리)”代表的是“鳥義”，還是“黑義”？我們認為上面的徐廷范(2001:117)氏說只對一半。我們認為，“kori(고리)”和“kara”一樣原來所代表的是“黑義”，後來變成“黑而黃的鳥”。

總之，漢語的“黃鵲”正好對應於韓語的“kot kori(갯고리)”。韓語的“갯(kot)”代表“黃”，“고리(kori)”代表“黑鳥”以及“鵲”。這點正好符合於《說文》等有關“黃鵲”的訓釋“其色黎黑而黃”。

“麗聲”系沒有舌根音字，只有來母字和山母二等字。所以諧聲現象不支持我們提出的“驪”的構擬[*KR->l-]模式，細說有待商榷。

(C) “驪”“驪”“驪”

有關這三字同源關係見於劉鈞杰(1999:11)。以下是他論點的重點：

“驪”。《禮記·檀弓注》：“去驪而紮。”《釋文》：“驪，黑緘語。”

“驪”。劉氏云“此魚體長，背灰黑腹白，從上看是灰黑色。”

“驪”。《說文》：“驪，一曰瘦黑。”

② 利聲：

“鵲”不見於《說文》，但它有黑義，如：“廣韻云：鵲，黑而黃也。”“黎”也有黑義。《說文》云：“黎，黎黃也。……其色黎黑而黃。”“黎”字也具有黑義。《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段玉裁注云：“黎與驪、黎字同音，故借為黑義。……俗作鵲。小徐本作鵲，乃用俗字改許也。”

在上文已經談過“麗聲”系的“驪·鵲·驪”等字跟黑義有關，且古代讀過[kR-]。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部分“利聲”系字又跟這些“麗聲”系字有着密切關係。從以下例證來看，古代的部分“利聲”系字也讀過[kR-]。如：

① “驪”通“驪”

在甲骨文，“驪”通“驪”。劉鈞杰(1999:11)云：“甲骨文‘**驪**’(佚970)字從**馬**利聲，古利兩同音。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驪**’是許書之驪字。甲文偏旁在上在側通用。卜辭作黑馬義。’既然“驪”在古代讀[kR-]，那跟它通用的“驪”也讀[kR-]無疑。

① “黎”“鷲”通“鷲”

刘钧杰(1999:11)云:“说文:黎,黎隹 黄也。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黄。段玉裁曰:黎,黑兒。朱骏声曰:字亦作鷲作鷲。”《广韵》也记载:“鷲,鷲黄。同鷲鷲。”

② “犁”“黎”“鷲”通“瘠”

刘钧杰(1999:11)云:“说文:瘠,一曰瘦黑。’集韵支韵:瘠,鷲瘦也。’桂馥曰,字也作鷲·黎·犁。战国策秦策:‘面目犁黑。’”

② 《集韵·皆韵》的联绵词“鷲鷲”可能代表上古“KR-”类复声母。

③ 在地理上,“黎山”和黑义对应。如,在上面第(7)项甘肃省中部“张掖市”一带,“黑河”“黑山”“黎山”三者互相对应。可见[karə](黑)又和“黎”对应。

(A)“犁”对应于韩语“karæ”

《说文》云:“犁(犁),耕也。”

虽然佐证并不是很丰富,但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犁”可能对应于韩语“karæ。”从上面讨论,我们可以知道部分“利声”系字确实和黑义以及[KR-]有关。再则,部分资料显示从利得声的“犁”又和韩语的“karæ”对应。古韩语(包括现代韩语)里有[karæ][kare][kara]等词。若根据现代韩语的概念,这二词均代表耕土具“杵(spade)”类。但实际上[karæ]所代表的不仅是“杵(spade)”类,而是整个铁锹类。它包括传统的“杵”和“锄”。比如,各种古韩语文献记载:“杵,가래 흠(karæ him)”,“가래(karæ)锄”,“가래 놀(karæ nol)铍”。可见古韩国人不分“杵·锄·铍”,均称为[karæ]。现代韩语里的两个“sap(锄)”和“karæ(杵)”是后来分化的结果。“sap”只不过是中古汉语“锄”的译音而已。

土耳其语里有“kürek(‘shovel’义)”¹¹⁾一词,很可能跟韩语的“karæ”同源。

我们认为韩语的“karæ”对应于上古汉语的“犁”。虽然二者间的授受关系不是很明白,但可以假设彼此间的借用关系。如上所述,韩语中的“karæ”是包括“杵·锄·铍·锄”等农具的通称。其实在“耕土具”的意义上,“杵·锄·铍·锄”等字又通于“犁”。如:

杵:《玉篇》:“杵,耕土具。锄属。”

锄:《玉篇》:“鋤, 耜也。”郝懿行义疏云:“《文选·祭古冢文》注引《尔雅》作锄谓之锄矣。锄盖俗字,锄亦借声。”

铍:《释名》:“(锄),或曰铍。”《玉篇》:“铍,铍鋤也。”

锄:《集韵》:“锄,鋤也。”

11) 见 A. D. ALDERSON (1959:708).

犁:《广韵》:“犁, 耕也。”《玉篇》:“犁, 耕具也。”

张舜徽(1984(?) : 1-335)先生也谈过“盖其始, 耕谓之犁, 後遂名其所用之器曰犁矣。”可见在“耕土具”的意义上, 这四者可以相通。从“犁”的字形看, 这字有“牛耕”义。但我们认为这是后来的引申义。可能在上古曾经有过念为[KR-]的“耕地”或“耕具”义的词。后来经过文化交流, 该词流传到各地, 成为韩语的“karæ”·土耳其语的“kürek”·汉语的“*KR-(犁)”等。

在韩国的各种汉字字典里, 将“犁”字一般训释为“①쟁기 려(보습러), ②밭갈 려, ③검을 려”等。其中①的“쟁기(보습)”就是牛耕具。笔者认为这种训释是后起的。而“karæ”才是意义分化之前的原来词。

虽然跟同源词无关, 但也可以找到跟[KR-]复声母有关的部分“利声”系字。比如根据王力(1983:94), “犁”与“麗”是同源词。通过这条,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利声”系字跟“丽声”系字有密切音韵关系。

③ 盧声:

王力(1983:150)认为“盧·黚·墟·獯·墟·瞽”等字都是同源词。他说:

这些字都和黑色的义意有关, 故得同源。

《书文侯之命》:“盧弓一。”传:“盧, 黑也。”……

《说文》:“黚, 齐谓黑为黚。”按, 在黑的意义上, “盧·黚”实同一词。

《广韵》:“旅, 黑弓。”……

《书禹贡》:“下土坟墟。”《释文》引《说文》:“墟, 黑刚土也。”……

《玉篇》:“獯, 韩獯, 天下骏犬。”本作“韩盧”……师古曰:“韩盧, 古韩国之名犬也。黑色曰盧。”

《水经注滹水》:“盧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 ……水色正黑, 俗名曰黑水池。水黑曰盧, ……”字又作墟。……







《广韵》:“瞽, 目童子也。”按, 目童子是黑的, 所以叫“瞽”。……

王念孙曰:“《说文》:‘齐谓黑为黚。’字通作卢。黑土谓之墟, 黑犬谓之盧, 目童子谓之盧, 黑弓谓之旅弓, 黑矢谓之旅矢, 黑水谓之滹水, 黑橘谓之盧橘, 义并同也。”

根据以上的讨论, 我们也可以将“墟”与“盧·黚·墟·獯·墟·瞽”等系联成同源词。其实“墟·盧·黚·墟·獯·墟·瞽”等字均为同音字。

我们的主张是这些“盧声”系字在上古带过[*KR-]音。以下是相关的地·水名例证。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例证又符合于“盧声”系的谐声现象。虽然高本汉(1957:31,37)等人将“盧声”

系的“盧”和“虎”分成兩個不同的聲系。但根據古文字學，這二字可以歸於同一聲系里。

《說文》也將“盧·虎”看成同一聲系字。如，“盧，从皿盧聲。”“盧，从留聲。”雖然《說文》的解釋字形有所誤，但在“盧·虎”的諧聲歸屬問題上並沒有錯。從甲骨·金文的字形來看，“盧”“盧”本為一字，是個古今字。而且這二字無疑是“從聲得聲”。比如，“盧”金文寫“·”，“盧”甲骨文寫“”。方述鑫等(1992:937)說：“盧，…徐灝箋：盧古今字。金文盧(盧)·盧本一字。象火爐之形。从月·東(聲)聲。”王延林(1987:293)云：“盧，甲文作，从皿聲，亦作。”何琳儀(1998:上449)亦云：“盧，甲骨文作 (類纂1698)。從爐之初文(象形)，聲聲。”對“盧”“虎”二字的諧聲歸屬問題上，每一位學者均認為“盧，從聲得聲”。

既然流音的“盧”字和舌根音的“虎”字同屬同一聲首，那“盧”的上古聲母該是何種？我們認為“盧”的上古聲母不應該是單純的[*r-]，而是[*KR-]。因為如下地·水名的例證就支持這點。

(A)“瀘”對應於“KR-”

古代有“瀘水”，也稱為“瀘江”。就是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所云：“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這瀘水“指今金沙江在四川宜賓以上·雲南·交界處的一段”¹²⁾。如上所述，“瀘”字本身具有“黑義”。王力對《水經注》的“水黑曰盧”，加過他的意見說“盧，字又作瀘”。另外，王念孫也提過“黑水謂之瀘水”。《廣雅疏證》卷八亦云：“黑水謂之瀘水。”在地理上，如上第(10)項，金沙江(瀘江)中游四川省和雲南省的交界“寧南”“巧家”附近又有一條金沙江的支流“黑水河”。另外金沙江(瀘江)最南端大轉彎的地方(屬於雲南省)有一座山，叫做“大黑山”。這樣我們可以確定“瀘江”“黑水河”“大黑山”三者互相對應，亦具有黑義，可能與阿爾泰語系語言的[kara](黑義)有關。以下是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論證。我們若能進一步證明“瀘”和“kara”對應的密切性，那就可以順利證明和“kara”時常對應的“瀘”在上古讀過[*KR-]的事實。我們認為種種現象顯示“瀘江”一帶確實和阿爾泰語民族以及他們的民族詞[kara]有關聯。

我們認為瀘江(金沙江)在古代很可能念過[*KR-]，而且也跟阿爾泰語系語言有關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瀘”本身具有黑義。值得注意的是“寧南”“巧家”附近金沙江支流“黑水河”跟金沙江(瀘江)的匯合處有個小鎮叫做“胡瀘口”。“胡”為舌根音字，“瀘”為來母字。可見這個“胡瀘”代表[*KR-]，又正好對應於“瀘江”以及“黑水河”。“瀘”有黑義，這點又根阿

12) 見《漢語大辭典》中卷3469頁。

阿尔泰系语言的[kara]对应。“瀘”肯定是该河水名的音译，“黑水河”是它的意译。笔者初步想，本来的“瀘江”称为“*KR-江”的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后来借当时念为[*KR-]的汉字“瀘”记之。再后来汉字的复声母失落以后，就用“葫芦”两个字代表这条“*KR-江”（就是“瀘江”和“黑水河”）。

另外，金沙江（瀘江）中游（云南省北部）又有一个城市，叫做“麗江”。如上所述，“丽”也是古代念过[*KR-]的。其实这个“麗江”和“瀘江（金沙江）”本来一脉相承的。笔者（2002）已经谈过阿尔泰系民族词[karak]与“洛”对应，[kara]也跟“黑义”对应。我想“瀘江”附近出现“黑水河”“葫芦口”“大黑山”“麗江”等地·水名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些名称与陕西省“洛河”一带的“葫芦河”“黑水寺”以及“渠水”“驪山”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些名称都与[kara]有关，也跟阿尔泰系民族有关。

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既然瀘江（金沙江）对应于[*KR-]以及阿尔泰语系的[kara]，那该如何解释现今“瀘江”一带彝族定居的现象呢？因为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而跟阿尔泰语系迥然不同。虽然现在的彝族和彝语似乎不跟北方阿尔泰系民族与语言没有任何瓜葛，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很长的远古时代里所有民族迁移和语言交流。阿尔泰系民族分布很广，甚至有些人主张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属于阿尔泰系的一派。以这样活跃的活动性来看，似乎云南省北部的山区离它们的故乡不甚很远。我想它们的民族以及语言一定程度上都有阿尔泰系的成分。或许经过长久以来的融合过程，汉藏语言的成分战胜阿尔泰语系成分吧。

我想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和假设。因为彝族的名称在古代除了“羅羅”“猓猓”以外，又有“猓猓”一名。“猓猓”代表的是[*KR-]，这点正和阿尔泰系民族的民族词“karak”颇为相似。这个“猓猓”族和青海省的“果洛藏族”又非常类似，我想它们之间肯定有某种渊源关系。其实瀘江（金沙江）上游离“果洛藏族自治州”不很远。这两个民族应该跟北方阿尔泰系诸民族有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

另外，如上第(9)项的讨论，青海省西南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里的“葫芦湖”是整个长江（包括“瀘江”）的发源地。可说二者有对应。

总之，从它们的民族名称以及水地名来看，它们确实与阿尔泰系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可以证明“瀘”在古代念过[*KR-]。如果我们不这样解释，那就很难理解金沙江（瀘江）和陕西省“洛河”一带共同出现的地·水名现象了吧。

III. 与 [KR-] 對應的其他來母字

1. “麗”

“麗”雖然不跟“驪”同源，但“麗”跟“驪”同屬於“兩聲”，而且二字屬同音，可以將“麗”擬成[*KR-]。如，《廣韻》云：“麗，(郎計切)美也，(呂支切)東夷國名。”“驪，呂支切，馬深黑色。”既然“驪(呂支切)”是[*KR-]，與它同音的“麗(呂支切)”當然是[*KR-]。這點正好跟古韓語的資料相吻合。如上所述，“麗”就是代表“karak”(阿爾泰諸語的共同民族詞)的同源異型詞的一種。

2. “蘆”

“蘆”字沒有“黑義”，所以不能跟念為[KR-]的“蘆·~~蘆~~·墟·獮·墟·臚”系聯成同原詞。但“蘆”字本來和“蘆·~~蘆~~·墟·獮·墟·臚”等字同音(落胡切)，所以既然“蘆·~~蘆~~·墟·獮·墟·臚”等字在上古帶過[*KR-]，那“蘆”字也當然帶過[KR-]類復聲母。

另外，部分漢語內部資料支持“蘆”字古代念[*KR-]類的假設。第一，複合詞“葫蘆”可能代表[KR-]類復聲母。第二，聯綿詞“芸蘆(儀禮士昏禮注)¹³⁾”支持[KR-]類復聲母的構擬。第三，有現代漢語的例證。在現代漢語里，“蘆”有第二·三聲二讀法。其中後者第三聲讀和“油葫蘆”通。

我們認為“蘆”字和阿爾泰系語言有聯繫。因為如上所述，“蘆”經常跟“洛”“黑水”同時出現。比如，在上面第(6)項的陝西省，“洛河”“蘆河”共同擁有同一水源，表示互相對應。在第(7)項的甘肅省，“蘆陽鎮”可說和附近的“黑山峽”及“黑山煤礦鎮”對應。而且第(10)項的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帶有“黑水縣”，這縣古代稱為“蘆花”。另外，在第(11)項雲南省里“小黑江”中游有“蘆山鎮”，表示互相對應。

我們已經談過，在古代“洛”“黑水”二詞代表阿爾泰系各民族的民族詞“kara(或karak)”。這樣我們可以將跟這個“kara”密切來往的“洛”和“蘆”擬成帶[KR-]的復聲母。

我們認為阿爾泰母語很可能將“蘆葦”念為[KR-]，後來用漢語音近字“蘆”來代替這個“KR-(蘆葦)”。在上面第(6)(10)(11)項里，地·水名稱為“蘆”的地方可能是古阿爾泰系民族居住地。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幾個阿爾泰語系語言里“蘆葦”說成[KR-]類，跟我們的“蘆”對應。首先，“蘆”在15C朝鮮語里稱為“kaI(ᄃ)”。G.J.Ramstedt¹⁵⁾認為朝鮮語“kaI(ᄃ)”來自

13) 見王國維《聯綿字譜》(《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九冊)。

14) 關於朝鮮音「ᄃ」，採用許雄(1965:316)說。

滿州語中的[xali(hali)](代表濕地以及低地)。他認為這個[xali(hali)]和蒙古語的[xalahan/hulusun]同源。本來古韓語的[k-]經常和蒙古語的[h-/x-]交替。我們認為這些詞又和土耳其語的[kalem](A. D. ALDERSON 1959:168)同源。在土耳其語里,“Reed-bed”稱為“kalamış”。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確定“蘆葦”的阿爾泰母語可能念為[kala-]。這個“kala-(蘆葦)”和上文所論“kara(黑河)”“karak(洛)”讀音頗為相似,故經常能夠互相對應。

IV. 結 論

中國境內存在頗多的“黑水”“黑山”等的地·水名。首先,從這些地·水名的分布來看,出現的地域跟阿爾泰民族的居住地有關。而且這些名稱有的確實跟黑色有關,而有的却無關。跟黑色有關的,則和阿爾泰語系語言的“kara(具有黑義)”有關;跟黑色無關的,則和阿爾泰系民族的共同民族詞“karak(代表城·部落·民族·生活共同體)”有關聯。總之,中國境內的“黑水”一般都和[kara]音有關。例如,“黑水”經常跟“葫蘆河”或“葫蘆口”等詞同時出現。“葫蘆”代表的無疑是[KR-]類復聲母。

另外,我們可以發現部分來母字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kara]密切對應。而且這些字都與“黑義”有關。這些字我們可以將它們系聯成同源字。比如,“麗聲”系的“驪”“鸛”“鑪”“麗”“癩”等字與“利聲”系的“黎”“鷲”“犁”“鷲”“鴉”“黎”,“盧聲”系的“瀘”“蘆”“蘆”“盧”等字。例如,“驪”對應於[kara],“鸛”對應於[kori]等等。這些“麗聲”“利聲”“盧聲”系字在漢語內部也往往互相交替。這些來母字既然和[kara]對應,那它們的上古音很可能和[*KR-]類有關。

總之,我們有必要將跟舌根音交替的來母字構擬為[KR-]類復聲母。

【參考文獻】

- 王 力 《同源字典》,文史哲,台灣,1983。
王延林 《常用古文字字典》,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87(1993印本)。

15) 該內容引自於李男德(1985:1-434)。原文見於G.J.Ramstedt 的《Studies in Korean Etymology 「S KE」》,1949, Helsinki。

- 方述鑫等 《甲骨金文字典》，巴蜀書社，1993.
- 王國維 《聯綿字譜》；《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九冊，清.
- 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辭典(縮印本)》，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7.
- 崔世珍 《訓蒙字會》，大提閣，漢城，1527 (1973 印本).
- 許 雄 《國語音韻學》，正音社，漢城，1965 (1973 重版).
- 劉鈞杰 《同源字典補》，商務印書館，1999.
- 吳世峻 <從古代韓語看上古漢語[*KR->l-]的來源>，
“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台灣·台南)”發表論文，2002.
- 李男德 《韓國語語源研究》，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漢城，1985 (1993).
- 李基文 《國語史概說》，塔出版社，漢城，1968 (1997 第30版).
- 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
- 張舜徽 《說文解字約注》，木鐸出版社，台北，1984.
- 林尹等 《中文大辭典》，中國文化大學印行，台北，1973 (1985 第7版).
- 陳永齡等 《民族詞典》，上海詞書出版社，1987 (1989 第2次 印刷本).
- 竺家寧 《古漢語復聲母研究》，中國文化大學 中研所 博士論文，1981.
- 南廣祐 《古語辭典》，教學社，漢城，1960 (2002 增補版).
- 徐廷范 《國語語源辭典》，Bogosa，漢城，2001.
- 高本漢 注 潘悟云等 譯
《漢文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57 (1997 譯).
- 龔煌城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聲韻論叢》第6輯，台灣學生書局，台北，1997.
- A. D. ALDERSON
《THE CONCISE OXFORD TURKISH DICTIONARY 》，
(1968 REPRINTED LITHOGRAPHICALLY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59.

【국문제요】

상고한어 來母 復聲母 齋구에 관한 학자들간의 의견이 구체적 齋구 음가 문제든 유형에 관한 모든 문제든 서로 많이 다르다. 예컨대, 舌根音과 접촉하는 來母 복성 모 문제를 보면 아래와 같다. 칼그렌(1957)은 이 경우의 來母字를 [*gl->l-]로 齋구 하여 “各聲”계열을 “各[kl->k-]: 格[*kl->k-]: 洛[gl->l-]”로 齋구한 반면, 竺家寧先生(1981)은 몇 가지 서로 다른 齋구 방법을 사용하여, “各[k->k-]: 格[*kr->k-]: 洛[gl->l-]”, “劍[*kl->k-]: 臉[*gl->l-]”, “蓼[*l->l-]: 膠[*kr->k-]: 膠[*kl->k-]”

로 재구하였다. 龔煌城先生(1995)은 “各[*k->k-]: 格[*kr->k-]: 洛[*r->l-]”로 재구했다.

이처럼 來母字와 舌根音자가 서로 諧聲하는 현상에 대한 각 학자간의 재구법이 다른 바, 더 이상 諧聲으로 문제를 해결할 수는 없게 되었다.

반면, 고대 한국어와 알타이어계 언어 자료가 그에 대한 귀중한 문제해결의 실마리를 제공하고 있다. 이들 자료에 의하면 舌根音과 諧聲하는 來母字는 상고에 [*KR-]로 읽었으며, 단순히 [*R->l-]로 읽지 않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필자(20025)는 일찍이 고대 한국어의 자료로 이 문제를 토론한 적이 있었는데, 본 논문은 이 논문의 속편이 되겠다.

중국 경내에는 “黑水”“黑山”등의 지명과 하천명이 많은데, 이들은 전통적으로 알타이어계 언어와 語源의으로 깊은 연관성이 있다. 이들은 대부분 알타이어계 민족공통어 [kara]와 연관이 있는데, 즉 “黑水”등은 늘상 “葫芦”와 긴밀하게 대응한다. 또 일부 來母字들 예컨대, “麗聲”系의 “麗”“麗”“麗”, “利聲”系의 “黎”“黎”“犁”“黎”, “盧聲”系의 “盧”“芦”“盧”등은 汉语 同源詞라 볼 수 있는데, 이 말들은 공통적으로 알타이어계 언어의 [kara]·[kori]와 밀접하게 연관성을 나타내고 있다.

【主題語】

上古汉语, 阿尔泰语系, 同源词